

Eric-Emmanuel
Schmitt

[法] 埃里克·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 著

徐晓雁 译

Concerto à la mémoire d'un ange

纪念天使协奏曲

（龚古尔奖获奖短篇集）

面临人生的交叉小径，你有权决定故事如何继续。



中信出版集团

纪念天使协奏曲

Concerto à la mémoire d'un ange

〔法〕埃里克·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 著

Eric-Emmanuel Schmitt

徐晓雁 译

中信出版集团 |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念天使协奏曲 / (法) 埃里克-埃马纽埃尔·施米

特著; 徐晓雁译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086-9666-9

I. ①纪… II. ①埃… ②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9225 号

Concerto à la mémoire d'un ange By Eric-Emmanuel Schmitt

© Editions Albin Michel-Paris 2010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纪念天使协奏曲

著 者: [法] 埃里克-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

译 者: 徐晓雁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: 7 字 数: 112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8-7330 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666-9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下毒的女人 / 1

回家 / 49

纪念天使协奏曲 / 73

爱丽舍宫的爱情 / 135

写作日记 / 195

下毒的女人 —

L'empoisonneuse

“小心，那个下毒的女人来了！”

孩子们突然僵住了，仿佛一只攥紧了的拳头。随后他们跑到洗衣池尽头的石条凳下躲了起来，那里又阴凉又隐蔽，看得见外面，而外面的人看不见他们。气氛显得很紧张，孩子们大气不敢出。

正午日头下，玛丽·莫雷斯蒂埃穿过马路。这是位高个子的七十岁老太太，动作迟缓，满脸皱纹，干净整洁，姿态僵硬，常常一副生气的模样。她紧紧地裹在一套收腹的黑色套装里，迈着细碎的步骤。有可能是因为炎热，也可能是肿胀的关节让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她这种笨拙威严地摇摇摆摆走路的样子十分引人注目。

孩子们窃窃私语道：

“她看到我们了吧，你们觉得呢？”

“来吧，我们大声喊叫吓吓她！”

“别蠢了。她什么都不怕，也不怕任何人。倒是你自己会被

吓住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要是你干了啥让她不高兴的事，她就会把你宰了！像对其他人一样。”

“我才不怕呢，我跟你说……”

“她那几个丈夫，可是哪个都比你厉害比你强壮。”

“呸，我才不怕……”

他们小心地等玛丽·莫雷斯蒂埃走了过去，避免任何叱喝或恶意的玩笑。

二十年前，经过两场诉讼，法院判决玛丽·莫雷斯蒂埃无罪，并把她从预防性羁押的监狱里释放出来。在圣索尔兰，大多数村民视玛丽·莫雷斯蒂埃无辜，但孩子们不这么想，他们更愿意与杀人犯擦肩而过，这样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危险和刺激。而成年人认为玛丽·莫雷斯蒂埃无罪的原因不见得更理性：村民们拒绝与一个自由自在的杀人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同她打招呼，共享街道、商店和教堂。为了自身的安宁，他们更愿意相信她跟他们一样，是诚实的。

此地没人真正喜欢她，因为这个骄傲、保守、口才犀利的女人根本引不起人们对她的好感或亲近感，但大家又为她带给

这个地区的名气而沾沾自喜。“圣索尔兰的下毒女人”“比热的恶魔”“比热圣索尔兰的梅萨莉娜^①”，一连几个季度，这些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出现在报纸、电台或电视头条上。媒体的喧嚣吸引了好奇的人们，即便人们认为这不太光彩，但圣索尔兰的名字出现在头条，这种突然的名声大噪引得驾车族们离开高速公路，来这里的乡村小客栈喝杯咖啡、在面包店买块面包、翻翻报纸，指望着能邂逅玛丽·莫雷斯蒂埃。那些看热闹的人惊讶于在一个如此美丽宁静、遍布山泉水池、在美丽的季节盛开的玫瑰或野蔷薇爬满石栏的小村子里，在一个静卧于游弋着鳟鱼和梭鱼的罗纳河支流边的小村子里，竟会隐藏着一个如此黑暗的灵魂。多么吊诡的广告！如果这片村落设有游客中心，他们应该找不到比玛丽·莫雷斯蒂埃更好的推广代言人了。确实，有一天村长有感于蜂拥而至的游客，不就头脑一热，去对玛丽·莫雷斯蒂埃宣称他是“她的头号粉丝”？不用说，那女人冰冷的眼神和敌视的沉默给村长泼了瓢冷水。

玛丽·莫雷斯蒂埃手挽柳条篮从乡村客栈前经过，不朝里看一眼，因为她知道在这些绿色小格子窗后，游客们正鼻子贴

^① 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第三任妻子，以品行不端著称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着玻璃窥视她。

“就是那个女杀人犯！”

“她看上去很高冷啊……”

“比一只马桶要高贵些！”

“你想想看那些为此丧命的男人！”

“她已经被洗清了……”

“只有脏了，才能被洗清，亲爱的！刚才在我穷追不舍的询问下，餐馆老板对我说无风不起浪……”

虽然说村民们宣告她无罪，但他们愿意让疑问继续流传，因为没了这一吸引，扫了游客的兴致，那是万万不可以的。所以别人还没央求，他们就悄悄告诉游客玛丽·莫雷斯蒂埃会经过的路径、她的日程安排、她的习惯、她在坡顶的房子。当人家问他们是否觉得她有罪时，他们谨慎地回一个：“谁知道呢？”

除此之外，他们并非是唯一在制造神秘感的人。电视上时不时会回顾一下玛丽·莫雷斯蒂埃的遭遇，特别指出含混不清的部分和其灰色地带。尽管记者们不得不搬出法律裁决结果——否则玛丽·莫雷斯蒂埃的律师会逼他们支付昂贵的罚金——但他们认为无罪的结论更多建立在缺乏有效证据的基础上，而没有真正证明无辜。

往南十米处，在地毯店店招下，玛丽·莫雷斯蒂埃停下脚步，看看她最恨的敌人是不是在。她看见了，雷蒙·普桑背对着橱窗，手捧一块织物的样品，正在对来此修理扶手椅的一对夫妇高谈阔论。

“这蠢货就像他手里填充椅背的填料器一样肥，像他用的鬃毛一样丑。”她心里想着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她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但把自己的仇恨朝着他的颈部狠狠扔了过去。

“那个莫雷斯蒂埃？我的先生女士，这是法国庇护的未被惩罚的最大罪犯。有三次，她嫁了比她年长的有钱丈夫。三次，他们都在结婚几年后死去。运气不好，是不是？可三次，她都继承了遗产！噢，是的，为什么要改变这好习惯呢？就是这第三次婚姻，乔治·雅尔丹——我的一个老朋友——他的五个孩子的怀疑引发了一次调查。他们的父亲一向身体很好，而与此女魔鬼结婚后不久，身体就每况愈下，卧床不起，而且死前两周，他还把他们从遗产继承人中剔除，让这个女人受益。这就太过分了！宪兵挖出她前两任丈夫的尸体，专家从中发现了可疑的砒霜痕迹，于是她被羁押等待审判。但无论对死者还是对钱来说，都太迟了。这快活的寡妇拿这么多钱去做了什么呢？都花在了她情人身上，一个叫鲁迪、约翰尼或埃迪这类美

国式名字的人。哈，这一位相反，是个年轻人——不像前几个那样有钱，而是一文不名的帅小伙，比亚里茨的冲浪运动员。他挥霍她的钱用来买衣服、汽车，去赌场。十足吃软饭的家伙，一个蠢货，还不如一颗生蚝聪明。当然，我们也不用去抱怨他，至少他把她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东西又偷了去。你跟我说这是报应？才不是呢！她把这小白脸也干掉了。倒不是为了他的钱，而是他甩了她。人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。那个莫雷斯蒂埃指天发誓说他跑到国外去了。在我看来，他的尸体正脚上绑着石块在海底发烂呢。唯一可能知道她罪行的人，是她的妹妹布朗什，一个脑筋比她姐姐简单得多的漂亮女子。玛丽·莫雷斯蒂埃长久以来一直保护着她，仿佛混蛋也能培养出真挚的感情，牛粪上也可开出鲜花。是的，可问题是她的妹妹也死了！就在她被预审期间。好吧，这次，没法怀疑她莫雷斯蒂埃，因为她妹妹翘辫子的时候，她正被预防性羁押。再说了，那是一次空难，一百三十二名旅客瞬间灰飞烟灭。完美的不在场证明……运气可真是好啊！又一次！仿佛恶棍们也有一个上帝！因为她那个妹妹脑子有点不好使，当人家询问她时，她的回答自相矛盾，一会儿是对她姐姐不利的证词，一会儿又是替她开脱，而自从她死了之后，那个莫雷斯蒂埃和她的律师就开始感觉松了

口气，占据了主动，叙述事情时总能替这恶魔开脱。”

玛丽·莫雷斯蒂埃只看雷蒙·普桑越来越涨红的皮肤和手舞足蹈的动作，就猜到他是在谈论她。听得入迷的顾客没有注意到他们谈论的女人正站在他们前面，在那个满嘴诅咒她的“检察官”背后。

“她把妹妹的死利用到了极致，这女魔头！哭得像个泪人，颠来倒去说还好她妹妹是死于这次可怕的空难，否则人家肯定又要指控她，是她杀了妹妹。人家认为她专杀她爱的那些人，她的丈夫们，她的妹妹；还有人认为她是一桩找不到尸体的谋杀案的凶手，受害者是约翰尼或埃迪——类似摇滚乐手的名字——她的上一个情人，据她说这一位是为了逃避债务或一些麻烦缠身的生意移居到了国外。人们预判她有罪，因为不管怎样，别人需要她有罪。她的律师就是抓住这一条，并且有所斩获。化验分析表明，人们在这个地区的墓园使用一种含砷的除草剂，因此所有几年后重新挖出的尸体，都可认为是被下了毒，尤其是大量雨水之后。她和她的律师赢了那两场官司。注意了，我的女士先生，我说的是她和她的律师赢了，而不是司法和真相赢了。”

就在此时，这小商人感到脖颈后一阵刺痛。担心是被虫子咬了，他伸手去摸，然后转过身来。

玛丽·莫雷斯蒂埃正盯着他看。老头心跳急剧加速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他们对视了几秒钟，她坚持着，他却慌乱不堪。一直以来，雷蒙·普桑只要靠近这个女人，就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。从前他想象这是一种爱情，以至于去奉承她；现在他知道了，这是一种仇恨。

过了一分多钟，玛丽·莫雷斯蒂埃决定结束这种对峙，耸耸肩继续上路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她背脊挺得笔直、僵硬，沿咖啡馆露天座走过去。她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人们的谈话，她接着走进一家肉铺。

再一次，人们的谈话出现了冷场。她低调地排在其他顾客后面，而肉铺老板似乎遵循着某种心照不宣的约定，放下手中的活计表示他会首先接待她。

没人表示异议，他们不仅接受玛丽·莫雷斯蒂埃的这种特殊待遇，还都陷入了沉思。只要她出现，他们就痛苦地沉思，不敢在她面前聊天，也不敢对她说话。关于她的传说远远超越她本人，他们都等着她赶紧离开。

为什么人们忘不了她？为什么被判无辜的她成了一个传奇？为什么十年二十年后，人们还要重提她的旧案？

因为玛丽·莫雷斯蒂埃拥有这种能让公众浮想联翩最关键的暧昧性，这种双重性具有制造明星的功能：她的外表与她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反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一名嫁给比自己年长的有钱男人的护士通常是个漂亮女人，富有魅力，穿着性感，身材凹凸有致。而玛丽·莫雷斯蒂埃呢，即使在年轻时看上去也从没年轻过，枯瘦的身材，绝经前就一副绝经的样子，人高马大，一脸严肃，总是穿着高领衬衣，夸张的眼镜，结实难看的鞋子。本地新闻栏目的编辑笔下的男人杀手，外表却没一点女人味和性欲。这一副禁欲的面相与多次婚姻之间有着什么联系？或她和鲁迪，那个长头发、抽大烟、敞着衬衣露出古铜色胸肌的运动员情人的激情之间有着什么联系？另外一些反差是：对普通人来说，一个下毒者，尤其是惯犯，总会有些尖刻的相貌透露出邪恶、复仇、恶毒，而玛丽·莫雷斯蒂埃十分虔诚地表现着自己的宗教信仰，看上去更像是个一丝不苟的小学女教师，甚至是讲授教理书的教师。总之，不管人家如何评论她，她的表现一贯不相符：既不符合她的爱情，也不符合她的罪行。

“我没有理由排在这些女士先生之前。”玛丽·莫雷斯蒂埃谦卑地低声说道，仿佛人家是第一次给予她这种特权。

“我照着店里大伙的意愿行事，”肉铺老板镇定地答道，“这

些先生、女士是同意的，对不对？”

顾客们点点头。

“那就给我来块牛肝，给我的猫来块牛肺。”

尽管如此，那些顾客听着她的购物单仿佛在听一张毒药配方。

玛丽·莫雷斯蒂埃仅仅缺乏一副人畜无害的外表吗？

只要你观察她一会儿，就会疑窦丛生……她的灰色瞳仁在光线下闪露出一一种令人不安的坚硬。如果目光可以杀人，在庭审中她首先干掉的就是法官、公诉律师和不利证词的证人！她的应对无比犀利、不容置疑：她把某些人当作笨蛋、蠢货、自恋狂对待，把他们的证词撕得粉碎。而且这种情况下，她能抓住要害，表现得尤其出色。被她粉碎的那些东西很难再拼凑完整，她横扫之处，寸草不生。这个女人不显山露水的出色才智，令她更显狠毒。无论她采取怎样的姿态，都会让人感觉不安。有罪？她严肃的面容显得不够邪恶；无辜？她脸上又缺少足够的柔和；出卖肉体给那些糟老头？不会，那也得有一个撩拨人欲望的身体，或至少有点性感；真诚地爱那些衰老的丈夫？人们看不到她身上有什么爱心。

老妇人接过老板递给她的两个纸包。

“谢谢，马里于斯。”

肉铺老板哆嗦了一下，收银台后面他老婆打了个嗝。名字被从玛丽·莫雷斯蒂埃嘴里直接叫出来，是件让人名誉受损的事。除了家人和朋友，很少有人会用伊西多尔先生洗礼时的名字来称呼他，因为他不是那种轻易与人接近的人。被这么叫了一下，他仿佛挨了一记，他老婆则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把零钱找给玛丽·莫雷斯蒂埃。夫妇俩回头再算账。

玛丽·莫雷斯蒂埃走出店铺时祝福所有人今天愉快。人群发出一点仓促含混的低语，算是回应她的礼貌。

人行道上，她迎面碰上了伊薇特和她的小婴儿。她没有向母亲打招呼，而是凑近孩子：

“你好呀，我的小亲亲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用甜甜的声音问道。

孩子四个月大，当然不会回答。伊薇特替他回答道：

“马塞洛。”

玛丽继续对大人视而不见，只朝着小婴儿微笑，仿佛是在对她说话似的。

“马塞洛？多漂亮的名字……比马塞尔优雅多了。”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伊薇特满意地附和道。